

營口港風雲

陳嘉驥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，筆者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及孫越崎等，抵達東北最古老的港口——營口。營口深藏在渤海內遼東灣的灣底，港口位於東經一二〇度一四分，北緯四〇度四分，是遼河的一個河口港。營口港的商埠在遼河口東岸，口外有攔砂港一道，口門寬闊，分內外兩港，內港西北向，橫渡遼河向東南行到青堆子是爲外港，長達一萬七千餘英尺。

百年古港歷盡滄桑

營口港的建設，遠在清朝道光八年（一八二七）卽已完成，當時爲東北唯一主要港口。迨清朝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甲午中日戰爭後，清朝聯俄制日，允俄建南滿鐵路，並開闢大連港。並於光緒三〇年（一九〇四）日俄戰後，大連港始在日本經營下，慢慢取代了營口港地位，是以營口執東北商業的牛耳，只不過一百年之久。民國十年以後，大連港埠建設臻於完備，營口地位才完全爲其所奪，百年左右的繁榮，驟然一落千丈，其興起與衰落變化之速，爲我國所有其他港埠所未有。

營口於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後不久，首先爲俄軍佔領。當國軍於同年十月，乘大船團擬在營口登陸，俾由營口作爲接收整個東北基地時；卽由俄軍將營口移交共軍，從岸上以砲火向大船團實施轟擊，阻止船上的國軍十三軍與五十二軍登陸。國軍不得已，大船團調轉船頭駛向葫蘆島，在葫蘆島亦同樣遭受岸上砲火攻擊，最後才到河北省的秦皇島登陸，開拓了國軍光復東北三年之局。

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，營口始爲自錦州東下的五十二軍所光復，但當五十二軍主力北移瀋陽郊區後，營口復爲俄共、韓共支持下的中共所攻陷。迨瀋陽俄軍撤退，國軍佔領瀋陽，並開始掃蕩遼南地區時，營口才在四月一日，再度爲國軍光復。在短短幾個月時間，營口數罹戰禍，故筆者隨同資源委員會人員，於卅五年十一月一日到達營口時，看到市區戰禍所遺留痕記猶存。進入營口市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，每個十字路口，皆有碉堡，碉堡上站着持槍而立的戰士；各機關門口兩旁，皆有鐵絲網拒馬排列，其戒備之森嚴，有如戰時。同時被砲火破壞的頹牆斷壁，仍多

未修復，街道坑洞也依然猶在，車輛行走其上更感崎嶇不平。雖然如此，但由於其馬路的寬廣，由紅磚砌蓋的西式建築，仍然掩蓋不了營口港，曾經執東北貿易牛耳，一度繁華的舊貌。

營口與我家族淵源

提起營口來，與筆者家族有一段歷史的淵源，因此心中既多感觸亦多懷念。祖父薌閣公，在光緒初年由戶部主事，外調營口船捐局督辦後，曾對船捐局大事整頓，杜絕中飽流弊，收入日增，解繳國庫款項年逾白銀百萬兩以上。因此，船捐局督辦一職，遂爲滿人所覬覦，不兩年祖父乃被「明升」爲直隸知州，而所遺職務，遂順理成章的爲一滿籍人士所接任。

誰知這一變動，竟啓開祖父仕途鴻運，所謂「失馬焉知非福」，正好在此爲最恰當比喻。就在祖父就任直隸州知州之前，前往直隸總督府晉見李鴻章時，巧遇康熙時，輔佐年幼的康熙平三藩、服西域、治黃河，在滿清朝代中，事功最偉的怡賢親王，後裔的一位親王。因筆者七世祖陳儀，在康熙時以榜眼出身，曾任侍讀學士、左都

御史、治河欽差大臣等，且與怡賢親王最爲友善。祖父與這位親王絃舊之下，亦成知交，因此不過十年左右，竟一帆風順的由直隸州知州，而京畿十三倉之首的豐益倉的監督，而倉場侍郎，而總辦清朝時余國所有的倉場。滿清時最爲人羨慕的職位，一是漕運，另一即爲倉場，因爲南米北運的漕運與倉場，兩者均訂有固定損耗。倘主其事者，管理得法，減少損耗，除應繳納數目外，其他所剩下的在倉場名爲「倉餘」，倉餘官定的分成所得，就遠非一般官吏的待遇所能望其項背了。

前者華視所播映的「江南遊」的怡親王，係影射爲乾隆末即位時，以親王身份的活動，爲了戲劇化，當然不必與正史完全符合。但在康熙時的怡賢親王，深爲康熙所倚賴，怡賢親王之後，在滿清時亦始終被歷代皇帝所重視，是否其「怡賢親王」爵位爲世襲，筆者則不得而知。

筆者七世祖陳儀，字子翻，著有（一）陳學士文集，內容多爲疏、表、頌、賦、銘、詔、志、議、咨、序、書、論、傳、事略記、祝文、祭文等，民國後爲商務印書館出版凡十五集。（二）蘭雪齋文集，內容爲論述朱子學說、王陽明學說、老莊學說、治河時運用天主教傳教士傳來的遠望鏡、顯微鏡等功能的論述等。（三）蘭雪齋詩詞集等。

陳儀，子翻公，共有五子，長子陳龍友（進士）曾任直隸大名府河南省南陽府知府，次子陳鳳友（進士）曾任廣東肇慶府知府，三子陳玉友（進士）曾任臺灣府知府，四子陳夔友（舉人

）山西文水縣知縣，五子陳鵬友（舉人）直隸玉田縣知縣。在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時，是筆者家族僅次於明朝神宗、光宗年代之後的第二盛世。祖父薊閣公在清末民初曾力圖創造家族的第三盛世，惜因滿清腐敗傾圮，北洋政府因禍國的更替，日本軍閥的侵略，大陸的淪陷而失敗。

營口盛衰與國同運

筆者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，隨資源委員會人員，在營口航政局局長陪同，自航政局碼頭，乘汽船迴航，順遼河而下，沿河先後巡視了第一碼頭、第二碼頭、第三碼頭、午家屯碼頭、太古公司一號碼頭、太古公司二號碼頭、四永原碼頭，總共看了八個碼頭。這八個碼頭雖均受若干破壞，但損害並不嚴重，有的勉強可以繼續使用，有的只待略加修葺亦可恢復使用。

在日本佔領東北時期，營口港竟與國家同其命運，被日本人改爲專做運輸煤炭、油漬的港口。筆者在乘汽艇巡視時，猶見第一碼頭、第二碼頭、第三碼頭，仍然一片烏黑，航艙零亂不堪，其他碼頭經航政局打掃與整理，已略爲整潔，數月前已開始作東北物資進出口之用。

從民國二十九年至民國三十三年，日本佔領時期的統計，營口港平均每年輸出量爲十五萬八千二百噸，輸入量爲十萬零六千六百噸，由以上這兩項統計數字，即可窺出這個會爲我國北方僅次於天津的港口，冷落與蕭條的情形了。

迨國軍打出山海關外，進行接收東北後，大

連仍在俄軍手中，我國軍民運輸均無法利用，葫蘆島又專供國軍軍運之用；於是營口港在回到祖國手中不過數個月光景，其地位立刻一躍千丈，成爲東北地區總吞吐港口。僅以光復後，卅五年七月第一次開始使用，一個月的輸出與輸入量，即超過日本時期全年的數字。計七月份輸出量爲十八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噸，輸入爲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二噸。其後八月份、九月份、十月份的數字，均較七月份爲高。（當時筆者係十一月初一抵營港，八、九、十，三個月份輸出入數字尙未統計完竣。）

王家緹師長的傳奇

十一月二日中午，航政局局長宴請資源委員會人員，並請營口市長及駐軍暫編五十八師師長王家緹等作陪。王家緹在偽滿時期，係偽滿國軍十六個部隊長之一，曾參加日俄與俄爲蒙僞滿的諾蒙罕戰役，固守一個乾涸湖邊陣地不退，使日軍得以撤出俄軍包圍網中，立下戰功。王家緹在日本接受軍事教育，薰染日本軍人習氣甚深，雖身著國軍制服，佩少將軍階，但舉止動作皆儼若日本關東軍軍官，並手持馬鞭，狀頗自得。王家緹對錢昌照、孫越崎等執禮甚恭，吃飯時筆者並沒有與王家緹交談。王家緹曾向孫越崎保證說：「只要我王家緹在營口就不會再淪陷」。

王家緹的家世極佳，在東北係屬旺族，因此在偽滿時期才被甄選前往日本接受軍事教育，俾於學成後返回東北，作爲偽滿軍隊的骨幹。但是王家緹也與當時在我國中央政府任職的某東北籍

要員，有親戚關係，因此便在日本接受軍事訓練時，被中國國民黨所吸收，宣誓加入了國民黨。同時，王家緹加入國民黨後，曾在東北協會的技巧的安排下，利用一個假期，經過化裝從日本過上海到南京，向祖國表示忠誠，他並信誓旦旦的說：一旦機會來臨，彼將率領偽滿部隊反正，協助中央軍抗日，以收復東北國土。

我政府某要員，除對王家緹的愛國熱誠昂勉有加外，並囑其今後行動要格外注意，對日本與偽滿不妨偽裝忠誠，以取得日偽信任，在偽軍中做得職位愈高，將來對國家的貢獻也愈大。同時告訴王家緹，中央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未加立即全面抵抗，乃因國力太弱，一時無法與日本抗衡，倘只憑一時的憤怒與熱誠，將使國家面臨更大困難。不過，經過數年努力後，國家在蔣委員長領導下，統一已告完成，今後至少可以齊一步驟來從事抵抗了。倘能再假以數年時光，使蔣委員長從事抗戰計劃，得以充份執行，則抗日戰爭必更有把握可獲得最後勝利等。王家緹聆受訓話後，心情至表興奮，在京滬各地略事參觀後，即行化裝秘密返回日本。

王家緹返回東北後，在偽滿軍隊中表現甚佳，尤其在諾蒙罕日俄衝突之役中，被日本關東軍所賞識，職位連續提升，在日本投降時，已成為偽滿軍隊中高級部隊長之一。當俄軍在亞洲參戰後，日本裕仁因為本國遭受美國原子彈攻擊，嚇得驚慌失措忙不迭的舉雙手向中美英俄四國無條件投降。這時，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數十萬人，不戰而一齊解甲投降，成為蘇俄俘虜，一車一車

雲風港口營

的押運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，多數凍餓而死。為數約二十一萬的偽滿軍隊，遂告潰散徘徊於蘇俄軍隊勢力所不及的東北北部各地，至為偽滿軍的高級部隊長，則多半跟隨日本關東軍部隊長之後，一齊成為蘇俄遠東軍的俘虜。

辜負國恩失節投共

國軍進入東北後，國民黨中央即將王家緹係國民黨同志，早已向政府輸誠的事實，告知前往東北工作的黨務人員以及東北軍事當局，並囑設法與王家緹取得聯絡予以使用。

嗣東北軍事當局在其家人處得知，王家緹已被俄軍俘虜而去，在什麼地方，亦不得而知。

東北軍事當局，乃在蘇俄幾個俘虜營，諸如伯力、赤塔、海參崴等地打聽消息，均無所獲。

最後，始獲悉，王家緹及若干偽軍將領均未獲知當時正被押在佳木斯集中營內。

東北當局乃派專人，進入共黨區域的佳木斯，將王家緹從俘虜營中救出，並輾轉回到了瀋陽。王家緹逃出樊籠後略事休息，東北當局乃撥給他若干地方團隊，並由他號召了若干少數舊日偽軍，組成了一個師的部隊，番號為暫編五十八師，負責衛戍營口地區的治安。

王家緹這時對政府感激的五體投地，每天訓練部隊外，並在營口地區部署防務工事。因為他馭下極嚴，軍紀不但良好，在幾次郊區掃蕩行動中，也顯出暫編五十八師頗能作戰，遂為營口父老所信賴。同時，當新六軍在三十六年初，對遼

東半島共軍展開進擊，進佔普蘭店陳兵大連郊外之役中，暫編五十八師配合作戰，也有很好的表現，更為王家緹帶來了佳譽，也為東北軍事當局所看重。

民國三十六年底與三十七年初，這一段期間，東北局勢急遽惡化，除了瀋陽、長春、錦州，三大據點及其附近若干城市外，其他地區城鎮，多半相繼撤守。這時瀋陽與營口間的大石橋、海城、鞍山、遼陽等地，亦先後被共軍佔領，因此，營口與瀋陽間聯絡亦告中斷，陷於孤立無援境地，雖然營口係一港口，但時值冬季，港口結冰，亦難獲得海上補給。

值此時際，徬徨歧途的王家緹，意志發生動搖，對政府把他從佳木斯營救出來的恩德，也早已拋諸腦後。遂在其舊日偽滿軍時代同僚，已在共軍任職者的遊說下，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九日，在營口港已接近解凍季節，可能即可獲得政府海上接濟時，他忘記了「只要我王家緹在，營口就不會再失陷」的誓言，變節投共，營口乃第三次陷入共黨之手。

五十二軍營口回師

錦州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陷落，帶來了東北，也可以說是整個中國的惡運。緊跟着自瀋陽西向，由廖耀湘率領的數十萬大軍，在黑山地區覆滅，於是長春陷落了，瀋陽陷落了，白山黑水大地也完全沉淪了！東北人民已為這一連串噩耗窒息得喘不出氣來！這時恰恰在三十五年曾經乘坐大船團，在營口港外停泊，擬在營口登陸

進行接收未果，然後轉往秦皇島的五十二軍；正由軍長劉玉章率領下，有如天兵奇降，自遼陽，經鞍山、海城、大石橋，一路上如摧枯拉朽般的

擊敗各地共軍，於十月廿三日佔領了營口。五十二軍在行動之前，根據情報在這一地區，僅有共軍一個獨立師，橫阻於前。五十二軍係於十月二

懷念戴運軌先生的風範

鄧傳楷

我和戴運軌先生可以說是忘年交；運軌先生長我十多歲，而對我非常禮遇。我從民國五十年起再度服務教育部，八年中間每月舉行學術審議常務委員會時，我們兩人是每會必到的委員，會議前後有很多晤談的機會，他學養之深，待人之誠，令人欽佩無已！茲謹就一二事例，說明運軌先生之正道直行和任勞任怨精神，來紀念他逝世週年。

就學術審議工作而言，運軌先生是物理學權威，對教授、副教授送審著作，評閱十分認真，優異之處，加圈加點，讚美備至。缺失之處，橫勾豎刪，毫不含糊。有某教授第一次送審未予通過，第二次再審獲得九十分，先生對事不對人，正道直行之性格，可以想見。其次講到任勞任怨一點，以中央大學復校為例：民國

五十年先生在苗栗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，嗣於五十五年計議成立大學部，勢必北遷，另找寬敞校址；一則易於羅致師資，一則易於擴展建設。苗栗地方人士嘖有煩言，且向中央民意機關立、監兩院陳情請願，堅持不可遷校；最後排除萬難，決定遷校中壢。民國五十六年定案之後，少數地主百般刁難，高價待沽，而學校遷址經費又極拮据，購地建屋器材設備各有預算項目，不能挪用；學期招生又迫在眉睫，憂心忡忡，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受盡冤枉氣！終於獲得地方公正人士之同情，仗義執言，化干戈為玉帛，出錢出力，始告解決。運軌先生不眠不休，任勞任怨之精神，於斯可見。而今中央大學美輪美奐，人才輩出，亦可聊慰運軌先生於萬一也。

十二日自鞍山、遼陽一帶行動，二十三日即行佔領營口，何以如此迅速，筆者懷疑這一個共軍獨立師，可能就是王家綬所率的前國軍暫編五十八師。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三十餘年，人事皆非，劉玉章將軍亦已物故，五十二軍得能在此時際，如此輕易佔領營口，是否為王家綬懷念舊恩而故意放水所致，筆者現已無法究其真相了。

據說，錦州陷落，廖耀湘所率大軍亦已潰敗，最初衛立煌猶希冀能有若干國軍突圍而出，退到瀋陽予以重新編組，再度參加保衛大瀋陽序列。但是，情形遠較衛立煌想像的更為惡劣，並沒有多少人得能突圍回瀋，於是在失望之際，一面要求中央空運若干部隊至瀋陽，一面急令五十二軍自營口回師瀋陽。因為瀋陽經楚溪春、王鐵漢等年餘以來之經營，四周碉堡密集，工事雖不能與閩錫山鎮守的太原相比，但也相當堅固足資防守，加以有瀋陽兵工廠的宏大軍火產量，事並非完全不可為。但是，當年國內各戰場均已相當緊急，中央很難再從其他戰場抽調兵力；同時五十二軍，自營口回師到海城之際，在遼西獲勝之共軍已大量竄至，欲對五十二軍行戰場包圍，劉玉章乃退回營口。衛立煌於得知五十二軍，已無法回師瀋陽時，頓失堅守瀋陽，背城決一死戰勇氣，乃匆匆乘瀋陽飛機飛往葫蘆島。五十二軍也奉命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三日，一舉脫離營口，乘船轉往葫蘆島。惟在營口駁運撤離之際，一艘輪船忽然起火，船上五十二軍第二師有二千官兵，均因此喪身火海之中，令人惋惜不置！